

2014

中

國詞學

ZhongGuo CiXue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 Ji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

文集

(下冊)

廣州·暨南大學

2014·中国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下册)

广州·暨南大学

2014.12.26~29

明清民国词研究

1 苍茫家國無窮淚·····	方妙鳳	1
2 常州词派的“根”与“树”·····	陈水云	11
3 《京华词》叙录·····	沈松勤	21
4 “江南词人”谢玉岑及其悼亡词论略·····	薛玉坤 朱尧	24
5 甲午变局与词坛新貌·····	郭文仪	30
6 郭麐与乾嘉、嘉道词坛·····	鹿苗苗	43
7 论《清词综补》的成书过程与体例特征·····	沙先一 毛盼盼	54
8 论李慈铭词学思想转变及其心境流转·····	柯秉芳	59
9 论王国维词之《海宁王忠愍公遗书》本·····	夏令伟	71
10 论晚明士大夫歌妓词的新变及其心学意蕴·····	薛青涛	77
11 论蒲松龄的词学创作·····	丁 鹏	85
12 刘应秋词论析·····	郑继猛	91
13 略论张积中和他的《浅碧山房词选》·····	张再林	99
14 论清初联章词叙事·····	赵赟	104
15 缪荃孙与近代词集丛编的校刊·····	邓子勉	110
16 纳兰性德边塞词编年·····	郑亚芳	119
17 清初词坛多人步韵唱和的传播特点和局限·····	刘东海	129
18 清代蒙古族汉词创作述论·····	米彦青	137
19 秋瑾词作分期研究·····	潘柏年 林晓筠	152
20 《全清词顺康卷补编》补遗 48 首·····	郑继猛	160
21 清词互见考论·····	谢永芳	165
22 《清词珍本丛刊》所录六卷本《词觐》版本差异初探·····	梁雅英	180
23 清代“另类”边塞词及其文化内涵摭论·····	许博	188
24 清代云南词人严廷中词述论·····	张若兰	195
25 清遗民词社——须社·····	杨传庆	205
26 周之琦词学主张及大吏词的严整风格·····	杨柏岭	215
27 以科学定律为词的创作·····	李剑亮	236

词学综论

28 車柱環教授敦煌詞校勘實績述要	闵定庆	241
29 词体“抒情”本位界说及其价值重估	欧明俊	253
30 从古今词创作看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林琼	263
31 词学批评中的文本诠释与“以意逆志”的差异化	刘军政	269
32 词调的形成与词体的自觉	李飞跃	278
33 词学批评术语「伧父」考论	郑炜明 陈玉莹	288
34 复古思潮与明代词学	余意	300
35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考论	赵晓辉	311
36 韩国现当代中国词学研究的初探	任振镐	317
37 论词之“要眇宜修”说	彭玉平	321
38 论清人“清词衰亡论”	胡小林	327
39 李漁《窺詞管見》探究	林晓筠	335
40 岭南屈大均词在晚清词学的意义	侯雅文	343
41 论张綖的词学思想	岳淑珍	346
42 令、引、近的出现	周韬	356
43 立足文本，走出误区	施议对	362
44 论传统诗学对新兴词学的强势入驻	许伯卿	367
45 明代词集评点价值再探	范松义	375
46 明代前期的词学思想	郑平	383
47 民国词研究的现状及其思考	朱惠国	391
48 女性主义、隐喻与心理分析	钱建状	397
49 试论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本事效应	郁玉英	403
50 题画词和词意画	王晓骊	407
51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与晚清民国词学	刘兴晖	416
52 析疑匡谬 辩明正义	钱锡生	424
53 隐括乎雅俗之际	徐炼	431
54 施议对歌词合乐心得	金春媛	443
55 对朝鲜《巫山一段云·蔚州八景》的考察	金贤珠	448
56 陈匪石对宋词的接受探析	卓清芬	450

附录:

57 鬲月魂词稿	唐鬲君	462
----------------	-----	-----

蒼茫家國無窮淚

——陳寶琛《聽水齋詞》研究

方妙鳳

彰化師範大學

摘要：以「末代帝師」身分為人稱道的陳寶琛，在政治上是一位自始至終效忠清室的忠臣；在文學上則屬「同光體」的閩地代表。歷來關於其政治選擇與詩歌成就的討論已多，故本文擬由其加入遺民詞社—須社後的詞作《聽水齋詞》一卷出發，探討其透過詞體創作與其他遺民互動的過程。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陳寶琛在詞學風格的選擇上，顯然與須社精神領袖朱祖謀有別，而較傾向於其同鄉先賢謝章铤。這樣的差異使得陳氏詞風在社內形成「別調」，不受朱祖謀青睞，但總括而言，陳氏《聽水齋詞》43首，抒發的多是與社友相同的黍離之痛，內容亦多為表達故國之思、今昔之感的遺民書寫。在忠於其政治選擇上，陳寶琛其人其詞都為堪為忠君愛國的「清遺民」代表。

關鍵詞：陳寶琛、聽水齋詞、遺民、須社

一、前言

晚清名臣陳寶琛，在政治上，歷來以其對清室的忠誠及末代皇帝溥儀老師的身分為人稱道；在文學上，則為清末「同光體」閩派的重要人物，歷來論者多以其不凡的身世，緊扣詩文創作提出整體評價，如劉永翔：〈悲劇性性格與生命歷程的藝術體現——「前清遺老」陳寶琛詩文略論〉^①、葛春蕃：〈天公不語對枯棋——陳寶琛詩歌的內涵與美學風格〉等。^②但多數的研究成果仍明顯集中在陳氏名篇〈感春四首〉（1895年）與〈次韻遜敏齋主人落花四首〉（1919）二者的詩心探索中，^③此二組使用同一韻字的詩，在其創作當時已享有盛譽，為人稱頌，今人的相關研究成果亦多。^④其中以葉嘉瑩的〈一位晚清詩人的幾首落花詩〉最具代表性，其深具啟發性的觀點讓其人其詩重新取得世人關注，但其將〈次韻遜敏齋主人落花四首〉結合溥儀將赴東北建立偽滿洲國一事，詮釋陳寶琛內心的矛盾掙扎，恐有以1930年間事穿鑿比附十年前詩事之誤，是研究者在引用時當留心之處。^⑤

總結而言，陳氏詩作研究成果已蔚然可觀，然其詞作研究至今仍付之闕如，實則其寫於天津，與遜清遺老密切往來的43首詞作，更能集中表現陳氏一以貫之忠貞氣節。實際上，包括陳氏在內這些看似不合時宜的遜清遺老、遺少正是透過確認身分、建立群體的結社方式來取得同聲相應的心安。在特定團體裡，他們能肆無忌憚彰顯其遺民身分，亦能自由表達內心的故國之思。故本文擬透過對陳寶琛《聽水齋詞》的研究，梳理遜清遺民的人際網絡，同

^① 劉永翔：〈悲劇性性格與生命歷程的藝術體現——「前清遺老」陳寶琛詩文略論〉（2012年第6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頁17-23。實際上本文寫於2005年8月15日，亦收錄在作者劉永翔所校點的《滄趣樓詩文集》一書中作為前言。見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頁1-22。

^② 葛春蕃：〈天公不語對枯棋——陳寶琛詩歌的內涵與美學風格〉（2010年2月《湖南第一師範學院學報》），頁70-73。

^③ 專論〈感春四首〉的論文有張帆：〈「淚波直注海東頭」——陳寶琛詩〈感春〉評析〉（2002年第1期《閩江職業大學學報》），頁35-37、孫愛霞：〈落花之傷與家國之悲——末代帝師陳寶琛感春四首探析〉（2010年第9期《作家雜誌》），頁121-122。專論〈次韻遜敏齋主人落花四首〉的論文亦有孫愛霞〈遜清文人的落花之傷——陳寶琛〈次韻遜敏齋主人落花四首〉探析〉（2010年第9期《文藝評論》），頁136-137，對於理解陳寶琛及其落花詩皆有助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次韻遜敏齋主人落花詩四首〉雖以「次韻遜敏齋主人」（載澤）為題，但實際上其所用的韻腳與寫於1895年的〈感春四首〉並無二致，值得關注。

^④ 除上述期刊論文外，蘇州大學亦有碩士論文專論其詩歌成就，趙騰騰：《陳寶琛詩歌研究》（蘇州：蘇州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5月。

^⑤ 葉嘉瑩：〈一位晚清詩人的幾首落花詩〉為2003年在香港城市大學的演講稿，後收錄於葉嘉瑩著：《葉嘉瑩說詩講稿》（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月），頁251-274。

時呈現隱藏在遺民群體中的詞人個體研究，以期還其歷來被多方遮蔽的真實面目。

二、陳寶琛其人其作

陳寶琛(1848~1935)，字伯潛，一字潛史，號弢庵，一號橘飲，晚年自號橘叟、聽水老人、滄趣老人，諡文忠。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生於福建省閩縣螺洲鄉(今福建省福州市螺洲鎮)，其曾祖父陳若霖，官至刑部尚書；祖父陳景亮官至雲南布政使；父親陳承裘亦曾仕宦於清，陳氏一門為當地望族。至寶琛一輩，兄弟六人亦盡登科第，^①顯見其家學根柢之深厚。

陳寶琛於同治七年(1868)考中進士，就此展開「為官京師」的十七載生涯，歷任翰林院編修(1869)、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1880)、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1883)等職。陳氏在朝中以敢於直諫著名，並與對朝政多所針砭的張之洞(1837~1909)、張佩綸(1848~1903)、黃體芳(1832~1899)、寶廷(1840~1890)等清廷要員交好，時人稱之為「清流黨」，彼此卻無結黨營私之弊，全以國家命運為念，可見其忠節自勵。不過陳氏也因直言敢諫得罪慈禧太后，^②後又因其主戰的立場在中法問題上與曾國荃產生齟齬，於1884年遭清廷降級。^③陳氏遂返回故鄉，展開前後長達二十五年「處江湖之遠，謀地方之利」的鄉居生活。

於三十七歲壯年回到家鄉的陳寶琛，並未頹唐消極，反而積極投入閩地的教育事業，曾於1898年出任鼇峰書院山長，後又因有感於傳統教育之不足，於1900年興辦專授日文的東文學堂，此為閩地第一所新式學校。兩年後，陳氏考量教育的根本在小學，而關鍵在於師資，遂將東文學堂改為全閩師範學院(為今日福建師範大學之前身)，透過教育的力量，為閩地培育出不少人才。

除教育外，陳氏對閩地的鐵路建設亦有卓著貢獻，1905年曾被推派為「福建全省鐵路有限公司」總理，因有感於外國勢力對清廷的威脅，堅持籌募華股資金，以杜絕外國人干涉，並於隔年遠赴南洋，為興建鐵路募款，前後長達八個月，終於促成福建省第一條鐵路——「漳廈鐵路」之誕生。^④可見退居於福建家鄉的陳寶琛仍以國家興亡為念，雖處江湖之遠，仍亟思對國家有利之建設。

1908年，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先後辭世，年僅三歲的溥儀即位。前受江蘇巡撫陳啟泰^⑤專摺力薦的陳寶琛，終得重返朝廷之契機。細究陳啟泰推崇陳寶琛的理由，有幾處頗堪玩味之處：

查有降調內閣學士陳寶琛，從前侍職講帷，早邀知遇，邇來時事日棘，尤為物望所歸。閩省學務、路政，賴其主持。雖海外僑人，亦莫不輸誠翕服。今年甫六十，精力強壯如初，可勝艱巨之任。……曾與互以道義相砥，而確信其生平；以文字相知，藉識其行誼。洵足表率群倫，為時楨幹。倘荷

^① 陳承裘生子七人，除排行第五的陳寶瑀早殤外，長子陳寶琛、次子陳寶璫、三子陳寶璐、四子陳寶琦、六子陳寶瑄、七子陳寶璜皆先後登第。陳承裘「作『六子科第』匾額懸諸寓第，見者榮之。」詳細情形可參張允僑著：〈閩縣陳公寶琛年譜〉，作者張子美，字允僑為陳寶琛子婿，其父張志潛為張佩綸二子，張佩綸素與陳氏友好，後亦結為兒女親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張佩綸是李鴻章女婿，張愛玲祖父。全文收錄於《滄趣樓詩文集》，頁695~775。

^② 關於「清流黨」不為慈禧太后所喜的例子，可參考何藝文說法：「她(慈禧太后)蓄意把建設海軍的銀子，轉為興建頤和園，以償一己之私慾，還打算再向民間徵斂不足之數，這引起清流黨人的反對，曾再三勸阻，終以光緒無實權而向慈禧屈從。這不過是諸多事件之一，可見慈禧對這幾位忠心耿耿臣子，早已懷恨，伺機剷除的意念，無所不在。」見何藝文著：〈孤忠傲骨——詩翁——謹記我外公「帝師」陳寶琛事略〉(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9年2月，《傳記文學》)，頁78。

^③ 依〈年譜〉所記，在中法議和一事上，主戰的陳寶琛曾遭曾國荃(曾國藩之弟)上奏彈劾「不顧議約之難，好為高遠之論，事事與陳齟齬，臣以其言難行，恐與外人在滬決裂。」曾國荃「自恃隆勳碩望，久歷戎行。視公為少年新進，亦存藐視之心。」種種原因皆使陳寶琛處於不利之地。後又因對法的「馬江之役」大敗，主戰的陳寶琛遭清廷降五級，遂離京返鄉。詳細過程可逕參《滄趣樓詩文集》，頁711~719及何藝文：〈孤忠傲骨——詩翁——謹記我外公「帝師」陳寶琛事略〉，頁78~79。

^④ 以上資料可參張允僑著：〈閩縣陳公寶琛年譜〉，見《滄趣樓詩文集》，頁729~743。亦見載於何藝文：〈孤忠傲骨——詩翁——謹記我外公「帝師」陳寶琛事略〉，頁81。

^⑤ 陳啟泰(1842~1909)，湖南長沙人，1907年任江蘇巡撫，亦「清流」中人，自陳寶琛離京後，已24年未通音訊。〈閩縣陳公寶琛年譜〉另載陳啟泰與張佩綸有私交，後結為兒女姻親，張佩綸長子張志滄為其女婿。陳寶琛、張佩綸、陳啟泰三人的姻親關係，若非〈年譜〉作者張子美得其祖父張佩綸日記手稿，以張、陳交誼互見，悉心記錄，史料恐未能如此全面且豐富。

擢用，必有可觀。^①

此奏議具體說明時事日棘的晚清亟需陳寶琛這樣的行政人才，加以其在南洋僑界的威望，或可為清廷尋得有力之外援。文中亦明示陳氏對朝廷的絕對效忠，足為朝中大臣的表率。對照人心思變、風雨飄搖的晚清現況，陳寶琛的能力與人品不啻為清廷希望之所繫。1911年，陳寶琛正式被派入毓慶宮為溥儀授讀漢文，自此以後，陳寶琛的人生遂與「帝師」之職緊密相連。即便不久後清帝即遜位，但陳寶琛仍伴隨溥儀走過1917年張勳復辟、1924年被逐出紫禁城等與溥儀有關的重大歷史時刻。昔日為陳啟泰所激賞的忠貞特質，預告著陳寶琛走向「遜清遺老」的荊棘之路。但陳寶琛絕非徒具「愚忠」的迂腐老臣，1931年當溥儀決心前往東北投靠日本政權，時年八旬有九的陳氏隨即趕赴旅順勸諫，隔年滿州國成立後，陳氏亦曾二度前往長春力勸，可惜大勢已定，陳寶琛只能黯然回京。三年後(1935年)，高壽八十八歲的陳寶琛病急辭世，結束他傳奇的一生。^②

陳寶琛在政治上固然大名鼎鼎的清朝遺臣、溥儀帝師，但在文學就上亦有不遑多讓的表現。200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的《滄趣樓詩文集》一書廣泛蒐羅陳氏著作，集其詩、詞、文、律賦、制藝、奏議之作於一冊，並附上傳記、序跋、各家評騭與陳氏年譜，對今人進行陳寶琛的全面研究有極大裨益，本文亦以此為研究底本，得益甚多。^③其書名所指「滄趣樓」為陳氏退居福州後，於1886年所築。「滄趣」一詞來由，有二說可參，一為陳衍所言，典出杜甫《秋興八首其五》：「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④一為葉嘉瑩推斷出自杜甫《曲江對酒》詩：「吏情更覺滄州遠，老大徒傷未拂衣。」^⑤二者皆點出陳寶琛有意借杜甫失意於官場以自況的深義，亦皆言之有理，然而在非得擇一時，當以與陳寶琛有密切往來的陳衍之說為佳。^⑥至於本文所欲研究的陳氏詞集—《聽水齋詞》其名則得自家鄉鼓山靈源洞下的一處勝景—喝水巖。陳氏愛其幽僻，有林木之美，故歸鄉後亦於1887年在當地構「聽水齋」，取其洗心滌耳之意，時邀三五好友共集。^⑦只不過，本文的研究對象，《聽水齋詞》並非如陳氏外孫女何藝文所說：

可能他自以為從此終老家園，乃在螺洲老宅加築了藏書敬讀的「滄趣樓」，又在福州鼓山勝景築下「聽水齋」，經常與時下一群才高八斗，詩情洋溢的詞人墨客結為莫逆，時相唱和為樂。正因為有了那數十年淡泊的歲月，他為我們留下了著名的「滄趣樓詩集」十卷，「聽水詞」一卷，以及散佚各地受珍藏的字軸墨寶。^⑧

此說其實只對了一半。《滄趣樓詩集》固然為陳寶琛回鄉之後所作，收錄陳氏自1887年起的詩作。但《聽水齋詞》絕非如上所述，成於陳寶琛閑居閩地之時，而是隨溥儀移居天津後，與遺民詞社互相唱和之作。以下將另立一節，深入探究。

三、 陳寶琛與《聽水齋詞》

附於《滄趣樓詩集》後的陳寶琛《聽水齋詞》一卷，共42首，是目前僅見的陳氏詞作，全數寫於1928至1930年間，即陳氏移居天津之後。對於陳寶琛與一同前往天津的遜清遺老而言，1924年溥儀遭馮玉祥驅逐出宮的遭遇是「天子蒙塵」，而溥儀暫居的「天津」則為「行在所」。亦即是說，他們始終認為帝制總有一天會恢復，於是旅居天津等待機

^① 《滄趣樓詩文集》，頁743

^② 關於陳寶琛多次力勸溥儀與居心叵測的日本人應保持距離之事，可參張允儒著：〈閩縣陳公寶琛年譜〉，見於《滄趣樓詩文集》，頁762-774

^③ 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按文體分《滄趣樓詩集》十卷、《聽水齋詞》一卷、《滄趣樓文存》二卷、《滄趣樓制藝》三種，並集其奏議為二卷，提供研究上的便利。

^④ 陳衍：「弢庵是館閣中人，雖罷官居鄉二十餘年，究與真村夫野老不同。滄趣名樓，則滄江青瑣之思，亦詩人循例事也。」見陳衍：《石遺室詩話》（台北：廣文書局，1982年8月），卷1，頁7。

^⑤ 詳細內容可參葉嘉瑩：〈一位晚清詩人的幾首落花詩〉，收錄於葉嘉瑩著：《葉嘉瑩說詩講稿》，頁257。該文對陳寶琛回鄉後另築的「還讀樓」、「北望樓」、「晞樓」等藏書樓，亦有詳盡的說明，有助瞭解詞人命名之深意。

^⑥ 陳衍(1856-1937)，字叔伊，號石遺，福建侯官人，曾任張之洞幕僚，與年紀相仿，又同屬「同光體」詩派的同鄉陳寶琛友好，故其對陳氏名樓之旨趣，當較接近實情。

^⑦ 張允儒著：〈閩縣陳公寶琛年譜〉，見《滄趣樓詩文集》，頁721。〈年譜〉另載陳氏1908年於福建永福小雄山另築聽水第二齋，「其地幽潭密竹，聲如擊雷，較之鼓山為尤勝也。」，頁744。

^⑧ 何藝文：〈孤忠傲骨一詩翁—謹記我外公「帝師」陳寶琛事略〉，頁81。

會的這些遺老，成為一個具有鮮明政治取向的群體，即為擁護帝制，支持復辟。然而客居異地日久，清室重建之日卻遙遙無期，遂使這些「窮愁無慘」的流人們「相响濡以文酒，耳目所聞見，感於心而發於言，言不可以遂，乃託於聲。聲之幼眇跌宕，悽惻淒麗，言近而指遠，若可喻若不可喻者，莫如詞」^①於1928年成立天津第一個詞社——「須社」。陳寶琛雖非須社內部的正式成員，但仍以「社外詞侶」的身分見載於社集《煙沽漁唱》^②中，該書並收有陳氏詞作18首，可與《聽水齋詞》互見。其中有一首〈蹋莎行〉：

雨做蟲天，霜將雁字，薄寒不管花憔悴。宵深賸與睡相宜，奈無好夢忺人意。
萬態雲翻，百年電逝。西風卻又吹愁至。愁腸相對百千迴，細思有甚干卿事。^③

收錄於《煙沽漁唱》集外詞中，但並未見於《聽水齋詞》中，今抄錄於此，作為補遺之用。故陳氏可見之詞可增至43首。至於其創作動機，據同社成員陳曾壽^④所言，正與須社的會集有極大的關係：

歲庚午(1930年)，曾壽赴天津行在所……(陳寶琛)繼又出其詞稿一冊，曰：「吾少時喜為詞，久輟不作，今沽上有須社詞集，觸夙好，又稍稍為之，顧性不相近，恆重質，少諧婉之致，子亦試為定之。」須社者，天津流人文士所設立，月再三集，集則拈題限調，寄彊村侍郎滬上，平第甲乙。公初未嘗入社，時藉以遣興而已。^⑤

關於陳寶琛「少時喜為詞，久輟不作」一事，據《聽水齋詞》第一首〈南樓令·中秋瑩園待月〉詞旁札記：「不倚聲57年矣」^⑥可推知陳氏於24歲前或有詞作，可惜今日未能得見。直到81歲高齡始因須社集會之觸動，重拾寫詞之趣。然而，身處詞社中的陳寶琛卻有「顧性不相近，恆重質，少諧婉之致。」的顧慮，此說或點出陳寶琛與同社詞友間詞風扞格之處。論者劉永翔認為：「弢庵之詩，不用僻典，不避熟語，善於以俗為雅。」^⑦對應至詞作，如前文所引〈蹋莎行〉之末句「細思有甚干卿事」似有同趣。其他如〈錦纏道〉詠冬至不避用福建習俗「搓丸」入詞；〈菩薩蠻·守歲〉寫除夜不避用方言「賣獸」入詞，顯然與須社意見領袖——朱彊村重學養，尚典雅的填詞旨趣不同。

論者陳昌強受〈陳謝二公墨跡合印〉一書之啟發，近一步提出陳寶琛詞觀受閩中詞壇大將謝章铤(1820~1903)影響，^⑧故與社內以彊村為依歸的文學宗尚有別。筆者認為，此說絕非牽強附會，今觀〈滄趣樓詩集〉中即有多首與謝章铤唱和之作，^⑨可見二人互動之密切，於文學創作亦有交流。更直接的證據是，陳寶琛在寫給何振岱的書信中曾提到：「晴初(胡嗣瑗)

^① 袁思亮：〈煙沽漁唱序〉，收錄於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6月)，第16冊，頁101。

^② 郭則澐等撰；朱祖謀、夏孫桐編選：《煙沽漁唱》，1933年有鉛印本，館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今有原書影複印本，收錄於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6月)，第16冊。書前記「須社詞侶」20人；「社外詞侶」13人，見113~116頁。

^③ 出處同上，頁466。

^④ 陳曾壽(1878~1949)，字仁先，號耐寂、復志、焦庵，湖北蘄水人，自號蒼虬居士，著有《舊月簃詞》，曾收錄於朱祖謀所編《滄海遺音集》一書中。

^⑤ 陳曾壽：〈聽水齋詞序〉，收錄於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頁616。

^⑥ 據陳昌強：〈《陳謝二公墨跡合印》的文獻價值〉(北京：中國典籍與文化雜誌編輯部，2008年第67期《中國典籍與文化》)一文指出陳寶琛詞除目前可見的排印版本，尚有21首詞作稿本收錄於何振岱所編定《陳謝二公墨跡合印》一書中，本書不僅完整保留陳氏詞札的原始面貌更收錄陳氏寫給何振岱的23封書札，具有相當高的文獻價值。可惜今藏於南京圖書館，筆者尚未能見，故轉引其說，引文可見該期雜誌第80頁。

^⑦ 劉永翔：〈悲劇性性格與生命歷程的藝術體現——「前清遺老」陳寶琛詩文略論〉(2012年第6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頁20。

^⑧ 陳昌強：〈《陳謝二公墨跡合印》的文獻價值〉一文指出陳寶琛「以『洛花』、『名品』這樣簡單的詞彙運入詞中，對於晚近民國間填詞重養重學的風尚，也是一種反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和謝章铤倡導的重清空，不津津於學養的閩詞風格有著若有似無的呼應。」此說實有見地，見該期雜誌，頁84。

^⑨ 陳寶琛與謝章铤皆為福建人，亦先後投身當地的書院教育。因謝長陳28歲，故詩中提及謝氏，多以「丈」字尊稱之。《滄趣樓詩集》中先後收〈七月望後陪謝枚如丈山居〉、〈正月雨後謝丈偕清江黃星石介來過因游石鼓星石為丈鹿洞高弟時省師將歸〉(依韻奉和枚如年丈過鼇峰訪荷花之作)、〈枚如丈寄示疊韻有感之作逾日復見過再疊奉和〉、〈枚如丈和前詩憶及石鼓三疊奉教兼約後遊〉(枚如丈出示見答定遊石鼓及作陳蓮庭庭誅感懷又鄭生國容選菊見惠疊韻三首四疊奉和)、〈次韻枚如丈中秋對月〉、〈十一月十六日望耕亭晚眺追懷枚如丈〉8首作於閩地的詩與〈謝枚如先生八十壽序〉、〈謝枚如先生哀誄〉二文，足見二人互動之頻繁。

頻以社題索和，復成數闕，視前似稍熟些，但淺俚無可竊比，恨不能請益於賭棋丈。」^①皆為陳寶琛作詞以謝章铤為尚的明證。

陳寶琛與須社社友間，因詞學好尚不同而產生的「性不相近」之隔閡，間接確認了「弢庵之詞，《彊邨遺書》中《詞薈》及《滄海遺音集》均未收，想是不入古微老人法眼之故。」^②之推論，也可解釋專為須社社友「平第甲乙」的朱祖謀何以在編選社集《煙沽漁唱》時，僅收陳寶琛 27 首應社之作中的 10 闕，佔百分之四十弱。^③於此更可推知詞學品味看似接近，組成份子亦絕對單一的須社內部，仍存在像陳寶琛這樣帶有閩地特色的作品，只可惜這樣的「別調」正是審美傾向趨同的群體唱酬亟欲掩蓋的。

陳寶琛最後一次參與須社社集，為第 78 次集會，時間約在 1930 年夏秋之際，^④自此缺席須社第 79 次至第 100 次的集會。實則須社直至 1931 年 5 月後才因成員各自離開天津而解散，^⑤陳氏詞作缺席社集的這段時間仍居住於天津，卻不復參與社集。此舉雖可推論為其或為溥儀親日之事煩心，但更有可能是已做了不再寫詞的決定。^⑥總而言之，陳氏因政治理念相仿而走向須社且隨之而起的作詞動機，終究不敵文學理念的差異，曇花一現地為須社增添一些雖然模糊但別具意義的「集外之音」。

四、《聽水齋詞》中的「遺民書寫」

《聽水齋詞》既為遺民群體內的唱和之作，自然帶有強烈的遺民色彩。作為政治選擇與時代潮流相違的詞人，陳氏唱酬的對象亦相對封閉，若非須社詞侶，即為福建同鄉，詳見下表分析：

詞調	題序	人物	備註
月下笛	促織和彊村韻同悃仲作	彊村：朱祖謀(1857~1931) 悃仲：胡嗣瑗(1869~1946)	須社社友
慶澤春慢	蒙賞藤花餅，分餉同直溪園	溪園：萬承枋(1879~1933)	社外詞侶
夢芙蓉	同梅生、嘿園曉泛荷灣	梅生：何振岱(1867~1952)	友人
		嘿園：黃懋謙(生卒年待考)	門生
齊天樂	觀蓮節鶴亭集飲十刹海，樊山成《荷花生日》七律八首	鶴亭：冒廣生(1873~1959)	友人
		樊山：樊增祥(1846~1931)	社外詞侶
水龍吟	得碧栖臨沒手札，感痛代哭	碧栖：王允皙(1867~1930)，字幼點，號碧栖	友人

促成彼此密切往來的原因，正是身處天津的溥儀及其所代表的「小朝廷」。是以 1912 國變後不書「民國」，但記干支的紀年方式，在陳寶琛詞作中無一例外；不慶祝新式節日(如國慶、

^① 轉引自陳昌強：《〈陳謝二公墨跡合印〉的文獻價值》，頁 84。

^② 劉永翔：《悲劇性性格與生命歷程的藝術體現——「前清遺老」陳寶琛詩文略論》頁 22。

^③ 詳細情形，請參文末附錄一：〈陳寶琛參與須社限題創作與《煙沽漁唱》收錄情形〉之表格與說明。

^④ 陳寶琛倒數第三次參與的須社第 76 次社集限題為「閏荷花生日」，當舉行於 1930 年 6 月。不復參與的第 80 次社集限題為「詠桂」，當為 8 月之事。故據此推斷出陳寶琛最後參加的第 78 次社集舉行於 6、7 月間，即夏秋之際。

^⑤ 據須社第 100 次社集，林葆恆作〈百字令·須社百集題填詞圖〉詞中有註：「社起於戊辰(1928)五月，迄今百集，恰三周矣。」可斷定解散月份。再依第 98 集限題「辛未(1931)清明」斷定年分，得出須社解散於 1931 年 5 月之結果。見郭則澐等撰：朱祖謀、夏孫桐編選：《煙沽漁唱》，收錄於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第 16 冊，頁 414、410。

^⑥ 據張允橋〈年譜〉記載，《聽水齋詞》為陳氏「數年中得四十餘首，衰成一秩。」之作，於 1930 年秋後集結，其時須社集會並未結束，但陳氏已決定將過往詞作集為一秩。或可作為其已下決心不再填詞的證據。

元旦)，只記錄傳統節日(中秋、重九、冬至、除夕、人日、花朝、立秋)的情形，亦為陳氏詞中鮮明的特色；不涉足天安門、北海等地，^①

僅集會於社友宅邸(楊壽^祠、郭則澐)或故宮後海(什剎海)。這些別具用心的行為，除了隱含對傳統文化的眷戀，更多的是在表達對清廷的效忠之意。

職是之故，陳寶琛每以「甲子不數義熙前」^②的陶淵明作為他擁護清朝、不仕民國的詞人自況。至於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一事，亦常被用以表達其忠貞心志，其詞中屢見「義熙」、「遺子」、「周黎」等詞，皆能清楚地展現其遺民意識：

1. 一秋過了，看東籬凋稿，霜下誰傑？獨立略無遲暮感，自是義熙遺子。(〈百字令·晚菊〉)
2. 羔豚相慰勞，但祝年年好。且自酌吾詩，依然是義熙。(〈菩薩蠻·別歲〉)
3. 臣家舊德，故未忘、生寅時歷。忍見此、遺子周黎，嗷嗷若為安宅。
(〈玉燭新·己巳人日集栖白廬〉)

第一闕詞雖旨在詠物，但詞人卻由詠菊聯想到陶潛，既而提及「義熙遺子」一詞，直是個人主觀情感涉入的結果。第二闕意在寫除夜，家人共享團圓飯的歡快，卻又以「義熙」自酌，提醒自己莫忘舊朝。第三闕寫於須社詞友郭宗熙(1878~1934)宅，為須社的26次社集的應社之作，陳寶琛卻在詞人會飲之際，抒發不忍見同社「遺子周黎」歡會之情，而欲以「臣家舊德」相互勉勵。這並不是陳氏情感上的強烈矛盾，而與其不同於其他遺民的身分有關。

實際上，身負「帝師」職責的陳寶琛自1925年隨溥儀移居天津日本租界張園後，亦於天津英國租界賃居，維持每日入溥儀居處宣講之職。以末代帝師身分與遜位皇帝互動頻繁的陳寶琛，對溥儀自然有更多殷切期盼之情。其寫於1928年的詞作〈金縷曲·寒鴉〉，雖題為「詠寒鴉」，但卻無一不是詞人身世的自況與對溥儀的提醒：

朔氣催成暝。莽沉沉、亂雲堆墨，橫斜千陣。槐柳故宮深藏處，禁得霜天淒冷？又正恐、爭棲難定。寒日無光何時曙？記翩飛，曾帶昭陽影。終古恨，幾人省？
夜啼動攪孤眠醒。更憐伊、月明繞樹，最擔虛警。投止蒼黃知誰屋？接飯叢祠差幸。且珍重、羽毛休損。開口易招南兒唾，慢誤人、北雁傳邊信。頭盡白，故山迴。(〈金縷曲·寒鴉〉)

詞上片以「寒鴉」生存的不利環境開頭，其實正是溥儀所在之地，「朔氣」顯其無人聞問的清冷，「沉沉」顯其情勢不利的處境，「霜天淒冷」的「故宮深藏處」正是溥儀無從選擇的命運。「又正恐、爭棲難定」一句借用蘇軾〈卜算子〉：「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之詞境，暗指溥儀寄身日本租界的情非得已。內心雖期待有更好的選擇，但「寒日無光何時曙」？現實環境帶給他們的是看不到希望的黑暗。「記翩飛，曾帶昭陽影」，雖借用王昌齡〈長信怨〉詩：「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明為詠寒鴉，實則借用「昭陽」這漢代宮闈名遙想與溥儀在故宮的那段回憶。對照今日處境，徒剩「終古恨，幾人省？」而陳寶琛正是深明此中悵悵的清醒之人。

下片寫寒鴉在清冷的深夜鳴啼，喚醒孤眠的詞人，並牽動詞人「更憐伊、月明繞樹，最擔虛警」對溥儀的憂心，本句雖借用曹操〈短歌行〉之名句：「月明星稀，烏雀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寫寒鴉，其實無枝可依、「最擔虛警」之人又何嘗不是末代帝王溥儀？當初倉皇出宮，臨亂投靠日本勢力的溥儀，可曾想過此舉會為自己迎來什麼後患？此際衣食無虞、不必顛沛流離的處境固然稱得上幸運，但卻絕非長久之計。身為老師的詞人只能叮嚀溥儀「且珍重、羽毛休損。」仍須以復國為大計，又提醒溥儀須謹言慎行，所謂「開口易招南兒唾，慢誤人、北雁傳邊信。」固然是寒鴉的寫照，但卻也是南方反對勢力的真實反映。對出身福建的陳寶琛來說，南方故鄉已是他這位白頭老翁，再也回不去的遼遠之處了。全詞情意深切，具體呈現末代帝師對末代皇帝溫柔敦厚的關切。雖多化用他人名句，卻也替難以言明的情感，創造出蘊藉遙深的美感。

^① 王森然：〈記陳寶琛〉：「民元以來，凡北海、中南海、天安門等地，未曾一經涉足，蓋其不勝故國禾黍之感也。」見《滄趣樓詩文集》，頁611。原文見王森然：《近代名家評傳二集》(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11月)，頁21。

^② 語出(宋)陸游：〈書陶靖節桃源詩後〉。「但書甲子」、「義熙甲子」二詞皆在表彰陶潛於義熙(晉安帝)之前詩文多寫晉朝年號，但自劉宋永初之後，只寫「甲子」不書年號一事。

除如上述自陳心跡之外，表現在《聽水齋詞》中的遺民意識，亦可概分「故國之思」與「今昔之感」兩大類，試分析如下：

(一)故國之思

對擁護傳統的遺民來說，最容易興起故國之思的當屬舊時節日，傳統節慶對遺民來說，具有相當重要的文化象徵和意義。但從故國走入新朝的遺民，在面對傳統節日帶來的節慶意識時，同樣也容易勾起過往的回憶，使他們愈發陷入感舊自憐的情緒當中，如〈菩薩蠻·守歲〉一詞提到：「何苦舊京思，人方廢夏時。」明明是要歡喜迎接新年之際，詞人卻對憶起舊京，那個人們已然拋棄傳統的傷心地。再如〈驀山溪·寒食〉，「餽粥望諸陵，新來事、傷心何極。」詞人藉時節之物——餽粥，表達其維持傳統的心志，但卻在回顧已然山河變色的陵闕時，感到傷心不已。這類對故國表達無限追慕之情的詞，不只出現在節日，同時也在吟詠風物時流露：

畫裡殘山一道狹。際天衰草帶餘霞。陵闕誰家哪忍問，傳恨，故宮明滅復歸鴉。（〈定風波·夕陽〉上闕）

故宮已是回不去的想望，徒留欲說還休的悵悵，對著蒼茫夕陽，日暮歸鴉。遺民詞人們不詠旭日、春花、喜鵲，專詠夕陽、晚菊、寒鴉，正是取其意象淒絕，為詞人立言之意。綜觀《聽水齋詞》大抵都是這類「蒼茫家國無窮淚，都付笛聲箏語。」^①的故國之思，遺民們無力改變嚴峻的政治情勢，僅能為淚眼相對，這正是遺民群體內心共同的悲哀。

(二)今昔之感

遺民們因為懷抱著對故國不忍捨去的眷戀，很容易陷入回憶漩渦，追憶故國曾經有過的美好。對清室而言，最好的時代當數康熙乾隆盛世，詞人就算未曾親身經歷過盛朝，也容易以其作為過去輝煌的寫照，如〈瑞鶴仙·戊辰東坡生日用梅溪體〉一闕，雖是用史達祖之體詠蘇軾生日，卻還是寫下「長記。乾嘉全盛，歲歲蘇齋，勝流高會。奎精畫裡，衣冠客，盡時制。」之句，追憶乾嘉盛世，而不顧史、蘇皆為宋朝人之實。此外尚有〈錦纏道·冬至〉一詞，極力描摹舊京盛事：

憶郊壇、迭曾陪從。袞龍仙樂千官擁。雪點豐貂，了不知寒凍。 賸

園丘巋然，盛年如夢。悄黃鐘，律猶吹中。（〈錦纏道·冬至〉）

作為前清官員的陳寶琛，回憶自己曾親身參與的郊壇盛事，當時的皇帝，在宮廷樂音與千官的擁戴下，是多麼的意氣風發。即使天降細雪，身披貂皮華服的他，仍不覺有寒凍。只可惜「盛年如夢」，與冬至日相應的律管依舊在耳邊吹奏，但今夕是何夕？今昔對比，徒增大夢初醒後的惆悵。同樣的心情，也見於〈賀新涼·立秋日蒙賞秋葉餅與情仲同賦〉一詞：

流民織路無人振。忍回思、承平士女，翦愀簪勝。上苑蟲文分明驗，淒絕壺飧從徑。

況旅食、飄零難定。角黍花糕年年事，對舊京、內樣滋悲哽。

對這些流亡到天津的遺民而言，「無力回天」是其共同的感傷。哪裡還能回想承平時代的士女的歡快？回想倉皇離京的那天，宮殿內見證清室歷史的文字仍歷歷如繪，帝王卻遭驅逐，成為落難之人。有宮歸不得，只得飄零於前程茫茫的旅途。端午吃角黍、重陽吃花糕，這些歲時名物雖然年年仍有，但畢竟遠離舊京，終究引人無限的哀愁。

以上概分二點，說明陳寶琛《聽水齋詞》中的遺民書寫，但其實「故國之思」與「今昔之感」二者並無判然二分的絕對界線，而是相輔相成，將情感堆疊至極致的兩種方式，因為，詞人正是在對故國不忍捨離的情感上，才更顯今昔對照之淒涼。不過，這樣充溢於詞中的強烈情感，同時也揭露了其遺民的書寫有感情封閉、題材狹隘、了無新意的局限。對遺民文人普遍存在的這個缺點，同為遺民的陳衍有以下看法：

自前清革命，而舊日之官僚伏處不出者，頓添許多詩料。「黍離麥秀」、「荊棘銅駝」、「義熙甲子」之類，搖筆即來，滿紙皆是。其實此時局羌無故實，用典難於恰切。^②

不只是當前時局，未能符合「黍離麥秀」之悲、「荊棘銅駝」之嘆、「義熙甲子」之志。遺民

^① 陳寶琛：〈摸魚兒·題子有《填詞圖》即送其南下便道遊岱〉，收錄於《滄趣樓詩文集》，頁274。

^② 語出陳衍：《石遺室詩話》（台北：廣文書局，1982年8月），卷9，頁9~10。對「羌無故實」這點，其後有詳細的說明：「前清鐘處，不移廟，貌如故，故宗廟宮室未為禾黍也。都城未有戰事，銅駝未嘗在荊棘中也。義熙之號雖改，而未有稱王稱帝之劉寄奴也。」可參。

詞人們在特定的群體中抒發共同的亡國之感，固然可以在群體中得到慰藉，但卻也同時限制了其他創作的可能性，一味的復古、懷舊，使得他們走向停滯與保守，不但無助於詞境的拓展，亦與時代風潮更加格格不入。如同論者林力所言：「他們的文字功夫無疑相當老練，但整體卻欠缺新意，而最難以引起其他讀者共鳴的，相信是那些不加掩飾地流露出來的忠清意識。」^①這或許也是清遺民群體書寫歷來乏人問津的緣故。

五、結語

總結而言，陳寶琛詞作雖有其思想與創作上的侷限，但仍不可忽略他在遺民群體中，作為閩地代表詞人的特殊性。對照其詩，在清末民初詩壇亦為「同光派」的閩地代表，就可知道其對故鄉的思慕並不亞於對於故國的眷戀。據 1919 年入宮傳授溥儀英文的英國人莊士敦回憶：「那時他年事已高，因為忠於君主和儒家教義，放棄了家鄉的山水和愉悅安寧。」^②可以推知當時高齡已七十二歲的陳寶琛之所以在清室覆亡後仍善盡帝師職責的原因，來自忠君愛國的傳統思想濡染。若能體察其情，對於陳寶琛這位為溥儀、為家鄉、為清廷鞠躬盡瘁的忠臣，能有更全面的認識，而非站在現代化的思維上，嘲笑其不懂與時遷移、與時俱進。

本文嘗試對《聽水齋詞》做全面性的分析，由詞人生平、創作動機、美學宗尚、應社始末、詞作分析、整體評價入手，不只補現有關於陳氏詞作研究之不足。也為處在文學轉型的民國詞發展，梳理出一條專屬於遺民，執意維持文學傳統，而與外在文學改革浪潮毫無關係的平行道路。在我們熱烈擁抱現代化的同時，或許也該聽聽這些「時代的弱音」，是如何以自己堅強的意志走出個人的歷史。

參考書目

(一) 專著

1. 陳衍：《石遺室詩話》，台北：廣文書局，1982 年 8 月。
2. 陳寶琛著；劉永翔、許全勝校點：《滄趣樓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9 月。
3. 郭則澐等撰；朱祖謀、夏孫桐編選：《煙沽漁唱》收錄於南江濤編：《清末民國舊體詩詞結社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年 6 月，第 16 冊。
4. 葉嘉瑩著：《葉嘉瑩說詩講稿》，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1 月。
5.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台北：聯經出版社，2009 年 3 月。
6. (英) 莊士敦(Johnston, R. F.) 著；耿沫譯：《暮色紫禁城：洋帝師眼中的溥儀與近代中國》，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 年 6 月。
7. 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遺民詞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2012 年。

(二) 期刊論文

1. 何藝文：〈孤忠傲骨一詩翁—謹記我外公「帝師」陳寶琛事略〉，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9 年 2 月號《傳記文學》。
2. 陳昌強：〈《謝陳二公墨跡合印》的文獻價值〉，北京：中國典籍與文化雜誌編輯部，2008 年第 67 期《中國典籍與文化》。
3. 劉永翔：〈悲劇性性格與生命歷程的藝術體現——「前清遺老」陳寶琛詩文略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編輯部，2012 年第 6 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① 林立：《滄海遺音：民國時期清遺民詞研究》，頁 311。

^② (英) 莊士敦(Johnston, R. F.) 著；耿沫譯：《暮色紫禁城：洋帝師眼中的溥儀與近代中國》(北京：華文出版社，2011 年 6 月)，頁 118。

附錄一：陳寶琛參與須社限題創作與《煙沽漁唱》收錄情形

	詞 牌	題 序	集次	會集限題	備 註	
1	南樓令	中秋瑩園待月	第 8 集	待月	此集會日期為 1928 年中秋。	
2	尾犯	雁字	第 9 集	詠雁字		○
3	月下笛	促織和彊村韻同 悃仲作	集外詞	詠絡緯和彊村 韻		○
4	霜葉飛	落葉用夢窗〈九 日〉韻	第 10 集	賦落葉		○
5	惜秋華	看菊羅氏園用夢 窗韻	第 11 集	栩樓宴集賞菊		
6	定風波	夕陽	第 14 集	詠夕陽		
9	錦纏道	冬至	第 17 集	長至		
10	金縷曲	寒鴉	第 16 集	詠寒鴉		
11	江城子	憶梅	第 18 集	憶梅		
12	瑞鶴仙	戊辰東坡生日用 梅溪體	第 21 集	東坡生日	戊辰為 1928 年，以 下寫於 1929 年	○
13 14 15	菩薩蠻	饋歲 別歲 守歲	第 22 集	饋歲、別歲、 守歲		
16	玉燭新	己巳人日集栖白 廬	第 23 集	人日栖白廬宴 集	己巳為 1929 年。栖 白廬為社友郭宗熙 宅。	
17	漢宮春	新燕	第 25 集	詠新燕		○
18	淡黃柳	花朝	第 26 集	花朝		○
19	一叢花	木筆	第 28 集	詠木筆		○
20	驀山溪	寒食	第 27 集	寒食		
22	憶舊遊	豐臺芍藥	第 32 集	詠臺芍藥		
23	探春令	絮影	第 31 集	詠紫影	《煙沽漁唱》作詠 紫影(紫燕)不確， 應為絮影	
24	點絳脣	泛舟八里臺觀和 次子有韻	集外詞	南塘觀荷和切 盒	切盒為社友林葆恆	○
27	桂枝香	中秋蒙賞月餅	第 42 集	詠月餅		
28	龍山會	九日集飲味雲寓 齋	第 46 集	九日集雲在山 房	雲在山房為社友楊 壽枬(字味雲)宅	○
29	八聲甘州	寒雞	第 56 集	詠寒雞		○
30	慶春宮	豹房銅牌	第 57 集	賦豹房銅牌		○
31	瑤華(慢)	水仙	第 53 集	詠水仙		
32	淡黃柳	新柳	第 59 集	詠新柳		○
33	應天長	明費宮人故里	第 60 集	費宮人巷限美 成體	費宮人為明崇禎時 殉節之人	
34	醉鄉春	酒痕	第 61 集	詠酒痕	首句有「試驗舊衫 回憶」、「浣徧故衫 休滌」之異	○
35	齊天樂	早蟬	第 73 集	詠早蟬		○
38	齊天樂	(前略)戲作閏荷 花生日 ^①	第 76 集	閏荷花生日	寫於 1930 年，以下 亦是。	○

^①本詞題序較長，全文為：「觀蓮節鶴亭集飲十刹海，樊山成《荷花生日》七律八首，瞬已經月。憶辛亥六

41	壺中天	殘棋	第 77 集	詠殘棋		○
42	前調平韻 (百字謠)	破硯	第 78 集	詠破硯		○

表格說明：

1. 左欄數字依《聽水齋詞》收錄次序排列。未列出者僅 8 首，其創作題旨未能於《煙沽漁唱》「一百集」與「集外詞」中覓得，據此推論非屬應社唱和之作。
2. 「詞調」欄中的括弧()，是據《煙沽漁唱》可補《聽水齋詞》資料不足之處所作的補充。
3. 左欄《聽水齋詞》次序或與第四欄「須社會集」次序順序不符，或與「一月三集，再寄滬上彊村」的因素有關。陳寶琛個人的創作次序仍應以左欄為主。
4. 最右欄標示「○」者為亦收錄於《煙沽漁唱》中的詞作，共 17 首。
5. 據《煙沽漁唱》書前例言指出第 1 集至 60 集為朱祖謀(彊村)先生選定，60 集後由夏孫桐(閨庵)先生補選，分為 7 卷，共計 1069 首。
6. 陳寶琛於 1 至 60 集間的唱酬之作，受朱祖謀青睞而選入的詞不過 10 首，實則陳氏作於 60 集前的應社之作有 27 首，入選比例約 37%，並不算高。不若夏孫桐編選的 60 集至 78 集間，入選比例高達百分之百。

月遇閏，再閏則須辛巳矣，戲作閏荷花生日。」

常州词派的“根”与“树”

——兼论常州词派的流传路径与地域分布

陈水云

武汉大学文学院

摘要:常州词派是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词派,它最初形成时还只是亲缘、地域、选本的关系被绾合在一起,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词坛唱和、思想砥砺、编辑词集等方式壮大声气,逐渐在京师、吴中、浙西等地传播开来,成为晚清时期阵营最庞大、思想最成熟、影响最广泛的词派。

关键词:常州词派 文学传播 地域分布

常州词派是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词派,不但流行时间长,而且影响地域广,从常州一隅走向全国,北到京师,南达岭南。^①过去,对于常州派的研究,有从生成动因上考察的,有从时间流程上考察的,有从世变对于词派影响角度分析的,惟独缺少从地域角度去探讨:这一词派是如何从常州一隅影响到大江南北的?在其他地区流传过程中是怎样生根发芽并快速繁衍的?作为一个异域词派,它移植到新的区域后又会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一、嘉庆年间在常州成派

一般说来,常州词派的出现,是以嘉庆二年(1797)张惠言、张琦兄弟合编《词选》为标志的。但他们的填词活动在乾隆末年即已开始了,陆继辂在《冶秋馆词序》中说提到,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初学为词的时候,向张惠言请教为词之道,张氏对他说:“子亦务求其意而已,许氏云:‘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凡文辞皆然,而词尤有然者。”^②张惠言以“意内言外”论词的思想,在乾隆末年就基本形成了,到嘉庆二年,他坐馆歙县金榜家,教授金氏子弟,编成《词选》一书,把“意内言外”的思想落实了,并明确地提出尊词体、区正变、尚比兴的主张。而且,在征得张氏同意的前提下,郑善长还将常州七子——黄仲则、左辅、恽敬、钱季重、陆继辂、李兆洛、丁履恒^③,还有张氏兄弟、金氏二子、郑氏本人的作品附刻以行,这就是早期常州词派的基本阵营。严格说来,这还不是一个真正文学意义上的词派,他们没有比较自觉的唱和活动,也没有明确打出常州词派的旗号,他们大多数人还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的,只是因为地域、师生、选本的因缘际会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但他们对其后词坛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或谓“乾嘉以还,日就衰颓。皋文与翰风出,而溯源竟委,辨别真伪,于是常州词派成,与浙派分镳争先矣。”^④或谓:“吾郡自张皋文、恽子居两先生,开辟榛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竞出。”^⑤何谓“一时作者竞出”?陆继辂说:“自是二十余年,周伯恬(仪暉)、魏曾容(襄)、蒋小松(学沂)、董晋卿(士锡)、周保绪(济)、赵树珊(植庭)、钱申甫(相初)、杨劭起(士听)、董子诜(基诚)、董方立(佑诚)、管树荃(貽荪)、方彦闻(履钱),又十数辈皆

^① 龙榆生《论常州词派》,《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② 陆继辂《冶秋馆词序》,《崇百药斋续集》,卷3,《续修四库全书》,册1497,页80。

^③ 在乾嘉之际洪亮吉、黄仲则、孙星衍、赵怀玉、杨伦、吕星垣、徐书受号为“毗陵七子”。

^④ 吴梅《词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⑤ 周济《味隹斋词序》,《清名家词》第7册,上海书店1985年版。

溺苦为之，其指益深远，而言益工，又赉赉乎驾张氏而上，而倡之者则张氏一人之力也。”^①这里所说的二十余年，指的是从嘉庆七年（1802）张惠言的病逝，到道光十年（1830）张琦重刻《词选》。常州词派的队伍就是在这时期壮大起来的，而把大家号召起来并凝聚在一起的则是这样一部薄薄的《词选》，对常州词派的发展壮大，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张琦（1764-1833）、董士锡（1782-1831）、周济（1781-1839）三人。

张琦在张惠言病逝后，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饥驱四方，南北奔走，尝游燕、豫、齐、鲁间，自谓：“琦虽穷困落寞，然不能守枯寂，如穷山野衲。楼馆剧戏，时一至焉，酒食争逐，苟非不可与游者，未尝拒之。穷老抑郁不平之概，触于物而形于言，于是有《蓉影词》及《艳品》之作，盖亦痛哭之不可而托焉者。”^②张曜孙也说：“府君恻伯父（张惠言）早逝，遂隳进取之志，乃遨游燕豫齐鲁间，所至识其贤俊，登览景物，赋诗言怀，交益广而名益著。”^③直到嘉庆十八年（1813）才得中举，此时年已五十矣，而后滞留京师十载，到道光三年（1823）才分发山东。在京师期间，他与京中文人相往来，所作渐多，结集为《日下草》；也是在这一期间，他与本籍文人以词唱和，有《蓉影词》传世。所与唱和者为邵广铨、魏襄、赵植庭、余鼎、董基诚、杨士听、管贻荪、包世臣、徐准宜、董士锡，这些词人多是羁留在京的常州文人，唱和题目依次为：画芙蓉八首，题徐清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小照十首，为清蓉题洛神画像五首，秋海棠八首，和曾容有寄六首，罗浮蝶十首，赋雪七首，赋梅七首，最后为杂赋一百零七首，所作以咏物与题画为主，大抵为晚唐五代之香艳体格。诚如有的学者所说，“这次唱和不是简单的流连风月、文人逞技”^④，而是借词体抒才士沦落之感的，“诸人所赋雪、梅、秋海棠等，都为傲然凌寒之物，正是自我精神写照”。^⑤

董士锡是张惠言的外甥，曾随二张在歙县金氏塾馆学习，而后又跟随张惠言到京师，颇得张氏之真传。“皋文以文学伏一世，君（董士锡）承其指授，为古文、赋、诗、词皆精妙。”^⑥张惠言去世后，他撰写祭文，自述：“殖我者天，成我者师。”^⑦“他的一切来自于老师，易经成就如是，词学亦如是。”^⑧在创作上，“《齐物论斋词》，为皋文正嫡。皋文疏节阔调，犹有曲子律缚不住者，在晋卿则应徽按柱，敛气循声，兴象风神，悉举骚雅。古怀纳诸令慢，标碧山为词家四宗之一。此宗超诣，晋卿为无上上乘矣。玉田所谓清空骚雅者，亦至晋卿而后尽其能事，其与白石不同者，白石有名句可标，晋卿无名句可标，其孤峭在此，不便摹拟亦在此，仲修备识渊源，对之一词莫赞，毗陵词人，亦更无能嗣响者，可谓门风峻绝。”^⑨在理论上，他亦以比兴论词，强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他说：“士不能出其怀持以正于世，不得已而取其生平悲喜怨慕之情发而为文，以见其志，亦非君子之所尚矣……周子保绪（济），工于为词，隐其志意，尚于比兴，以寄其不欲明言之旨，故依谕深至，温良可风。”^⑩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影响下，同邑词人周济也走上了弘扬茗柯之学的道路，并把张氏“意内言外”的主张，作了全面系统的开拓和发展，使常州词派走出常州一隅，影响大江南北。

周济在习词之初本来是追随浙派，但自嘉庆九年（1804）结识董士锡后，因仰慕其词，“遂受法晋卿”。他说：“晋卿年少于余，而其词缠绵往复，穷高极深，异乎平时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晋卿为词，师其舅氏张皋文、翰风兄弟。二张辑《词选》而序之，以为词者，意内而言外，变风骚人之遗。其叙文旨深词约，渊乎登古作者之堂，而进退之矣。晋卿虽师

^① 陆继辂《冶秋馆词序》，《崇百药斋续集》，卷3。

^② 张琦：《答吴仲伦书》，《宛邻文》，卷1，《丛书集成续编》本，册133，页540。

^③ 张曜孙《先府君行述》，《宛邻文》卷6，《丛书集成续编》本，册133，页562。

^④ 万柳《清代词社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⑤ 王纱纱《常州词派创作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⑥ 吴德旋《晋卿董君传》，缪荃孙纂录《续碑传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影印版，卷77。

^⑦ 董士锡《祭舅氏文》，《齐物论斋文集》，《续修四库全书》本，册1507，第341页。

^⑧ 陈慷怜《常州词派建构之枢纽：论董士锡之词学活动》，《成大中文学报》第30期（2010年12月）

^⑨ 沈曾植《茵阁琐谈》，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册4，第3607页。

^⑩ 董士锡《周保绪词序》，《齐物论斋文集》，《续修四库全书》，册1507，页309-310。

二张，所作实出其上。予遂受法晋卿。”他受法晋卿，不是追随而是相互牴牾，共同促进。

“晋卿初好玉田，余曰：‘玉田意尽于言，不足好’。余不喜清真，而晋卿推其沉着拗怒，比之少陵。牴牾者一年，晋卿益厌玉田，而余遂笃好清真。既予以少游多庸格，为浅钝者所易托。白石疏放，酝酿不深。而晋卿深诋竹山粗鄙。牴牾又一年，予始薄竹山，然终不能好少游也。”^①在这相互讨论的过程中，他对张氏之学，既有接纳，也有修正，并编选《词辨》一书，撰成《介存斋论词杂著》，意在纠补张惠言的偏激之论。比如，张氏只讲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之情，周济则主张突破表达个人的离别怀思，把词与政治相关联，提出了著名的“诗有史，词亦有史”说；再如，张氏论词过求寄托，陷入缜幽凿险的解释困境，周济则提出“辞不害志，人不废言”的知人论世说，并从创作和鉴赏两个方面强调：“初学词求有寄托，既成格调求无寄托。”他的《词辨》一书，在体例及选目上较张氏词选均有突破：“向次《词辨》十卷，一卷起飞卿为正，二卷起南唐后主为变。名篇之稍有疵累者为三四卷，平妥清通才及格调者为五六卷，大体纡缪精采间出为七八卷，本事词话为九卷，庸选恶札迷误后生、大声疾呼以昭炯戒为十卷。”^②张氏《词选》只录值得学习的作品，周济则无论优劣皆有选录，并通过品评的方式，指出作品之是非，以利初学者取舍，从而达到“辨其是非”、“有所省悟”的效果。如果说张氏《词选》意在“纠弊”，那么《词辨》更是为了“弘法”——指示门径，为初学者指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从“初学词”到“既成格调”的路径。

过去，我们比较多地从理论上周济对张惠言的发展，其实，张琦、董士锡在常州词派的发展道路上，其贡献亦不容低估。张琦通过唱和的方式扩大了常州派的阵营，把张惠言的影响从常州带到了京师；董士锡除了继承弘扬师说，还通过与周济的相互牴牾，促成周济对张氏之说作深入思考，并进一步发展了张氏之说，使常州词派在理论上更具时代性。

二、思想成熟与阵营壮大

无论是陆继辂，还是周济，他们在多处都提到，《词选》对于常州词派的意义。《词选》是常州词派的旗帜和灵魂，因此，在当时出现了“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的局面。这里所说的“同志”指的是张氏的友朋和子弟，《词选》也主要是在这些“同志”之间流传。于是，张琦以应其求，校而重刊，“《词选》的影响也是到了道光十年（1830）之后才得到扩大”。^③

但是，《词选》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一是选径过仄，二是深文周纳，对《词选》的补救就势所必然。也是在道光十年，董士锡之子董毅，在其父和张琦的指导下，编选了《续词选》。对于《续词选》的意义，过去似乎重视不够，其实，它在常州词派发展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是，作为《词选》的补编，董毅是要承传张惠言思想的，正如张琦所说的“亦先兄之志也”；二是，通过《词选》的续编，不但修补《词选》的缺陷，而且也是为了展示常州词派的生命活力。张琦也提到自己曾拟续选而未果，董毅之选“适惬我心”，就是说董毅之选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这也表明常州词派的思想传承代有其人。三是，张惠言的理论失误，经过董士锡、周济的相互牴牾，虽形成共识，亦各存崖略。周济已通过《词辨》一书把自己的想法呈现出来了，作为张氏家族的“词学传人”对此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

《续词选》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它是作为张氏家族词人的张琦、董士锡、董毅，对张惠言《词选》思想修正和发展的一个“范本”。从二书所录篇数及词家来看，《词选》所录词作为44家116首、《续词选》为53家122首，重复词家之总数为21家、新增之词家总数为32家，故《续词选》新增率约为6成，重复率仅为4成。这说明董毅《续词选》一书，在张氏《词选》

^① 周济《词辨序》，《清人选清词集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43页。

^② 周济《词辨跋》，《清人选评词集三种》，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98页。

^③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28页。